

母亲不在了,我们全家伤痛不已。一生桀傲不驯、坦荡无私的父亲涕泗滂沱,跪在院子里呼天抢地:“老天啊,你把她还给我吧。我不能没有她啊。”呼唤声撕心裂肺,但是天上依然白云悠悠,阳光明媚,身边仍然微风拂拂,鸟儿欢唱,世界以其巨大的神秘置你于无知无能的位置。

我亦没有办法排遣伤痛,唯一一头扎进书里以期求得心灵的慰藉。书上说,距离可以决定时间。我们现在看到天边的一颗晶莹闪烁的星星其实早就熄灭了。换言之,若是距地球 80 光年的地方置一台望远镜观测,那母亲的一生会依次重现。母亲的童年,嫁给父亲,生儿育女,与我们相亲相爱地过日子,都一一重走一遍。也就是说,母亲仍是存在的,只不过她飘离了此时此地罢了。想到这里,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。是的,母亲所承载的的信息还是在的,在的,我喃喃自语。此时此地也许母亲只是肉身的消失,灵魂不死吧?

灵魂有没有呢?无神论者认为没有,人一死,什么都没有了,这是不容置疑的科学。其实谁也没有证实灵魂没有,只是猜测,就像谁也无法证实灵魂有一样,所以,我们也可以猜想灵魂是有的啊。科学不都是以猜想为先锋吗?万有引力不是猜想的吗?谁又能说它不是科学呢?再说了,你说灵魂没有,你怎么知道它没有,什么是没有?怕是还有一点吧?若是父亲知道这些道理,肯定心里会好受得多。可是这些曲里拐弯的道理我怎么能跟一辈子无神论的 80 岁的老父说得清呢?

父亲痛哭,我唯有垂泪相陪。没有了母亲,我们全家人更加互爱有加。父亲向弟弟动辄呵叱的脾气

母亲,您去哪儿了

□ 朱玲

脚。到菜市场买菜,看到老太太就如看到母亲般亲切,帮着挑拣菜蔬,搀扶着走出地滑的菜场。

也许正如史铁生所猜想的那样,人也与量子理论描述的那样具有波粒二象性。就是说,生命既是有形的、单独的粒子,又是无形的、呈互相干涉的波。人的生命不能孤立地理解,它就像浩瀚音乐中的一个音符,唯在整体中才能明了它的意义。母亲与我们息息相关,母亲与这世界息息相关。所以,我们深刻地想念母亲。

我常常站在街上驻足观望熙来攘去的人流,傻想,哪一个是我的母亲?当然没有。但是没有吗?那她在哪儿?先哲说:“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。”从无限走向了有限,一只皮囊裹住了一颗浩瀚辽阔的灵魂,人的一生都在与这皮囊作斗争,都想冲破皮囊的束缚,走向无限的宇宙,于是有限的人之间渴望打破隔离,消除孤独,盼望沟通,祈望互助。我们不正是这样的吗?那么母亲就是冲破了牢笼般坚硬的皮囊,获得绝对的自由,这不是应该值得庆贺吗?那母亲的忌日应该是欢庆的节日了。不,没有绝对的自由,天国里的母亲还会披着斑斓的彩衣下凡的。也许是你,是我,是他,也许是一朵花,一只蝴蝶,也许是一滴水,一捧泥土。

哦,母亲,您在哪儿?也许爱如禅,不能说,一说就错。也许我什么都白说。也许问题就是答案。

可我仍要说,我爱极了这个世界,为了这世上的一点爱。

改了不少;弟媳煮饭都多加一碗水,炒菜多焖一会儿,知道父亲年纪大了喜烂的食物;我为父亲买来足浴盆,每天晚上赶来帮父亲泡脚。

暖,样子酷似现在的单人沙发。现在条件好了,商品极大丰富,消费又新潮,这些只能成为历史,化作记忆。

父亲善良,为人正直,

回忆我的父亲

□ 濮文定

听老辈们说,我的父亲出身很苦,刚满八个月,爷爷就客死他乡。以后就由我的奶奶带着他和两岁大的姑姑一起艰难地生活。那时家里穷,每到农闲我的爷爷都到江南去打短工,主要给大户人家闾塘泥。这样不但可以节省粮食开销,还可以赚钱添置些棉衣过个年。终因积劳成疾,过早离世了。

父亲从小就很聪明,各种农活都在行。虽然只读一年私塾,加上后来自学,也能读书识字。庄稼活更是里手。庄上大户人家每在农忙前就早早地约我父亲去帮工。并答应用牛、船、车(水车)换工。这对于没有大型农具的小户也很划算。父亲天生一双巧手,身板子又好,不论男人活的挑挖耕作,还是女活的裁制手工都拿得出手。父亲的人缘好,谁家有帮忙的事他都鼎力相助,庄上人没有不说好的。

父亲虽然是个农民,却做了一辈子的基层干部,刚解放时就当互助组长,也曾任低级社和高级社任过职,但干得时间最长甚至是一辈子的职务就是生产队长,直到六十五岁。父亲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,晚年的身体也很健康,也不见什么头疼脑热,更没有住过医院,终年八十八岁,米寿。回老家安葬时,全庄的人都自发地站在桥旁、场头、田埂上翘首盼望,那场景让我非常感动,也为父亲骄傲。父亲虽然离开我们二十年了,却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思念和回忆。

父亲的手巧。那时农民种田大都赤脚,是舍不得穿鞋的,穿的也只能是草鞋。父亲打草鞋可称是绝活。所谓草鞋就是用稻草(草秆)编制的鞋子。他打的草鞋耐磨、跟脚,样子又好看,酷似现在的凉鞋。他做事精细考究,把稻草配上碎布条,搓成股编织。先织鞋底,再前后配上耳子,耳子是麻线的,可系带子,穿着不打脚,舒适。他手脚快,一晚上能打好几双,墙上挂了一大串。有自己穿的,也有送人的,还有上门讨要的,他都不吝相送。他还能编蒲鞋,冬闲时穿的,样子像现在的布鞋,有圆口的,有“两片瓦”的,如果在鞋里面插上软鸡毛就叫毛窝子,就是现在的棉鞋了。他还别出心裁地翻新,用木板做鞋底,前后掌打上木楞子,在雨雪天穿,防潮又防滑,类似现在的雨靴,雨雪天出门方便极了。稻草扎窝子又是一绝,什么睡窝、站窝、坐窝都有。睡窝是给婴儿用的,椭圆形,中间穿木棍隔上下两层,底下置火炉取暖。现在看不到这种炉子了,当时很普通,家家户户都有。炉子大多数是瓦的,也有铜的,都有盖,通气。燃料是草木灰炆加粗糠或稻瘪子,烟火,很安全的,只要定时翻拌、添料,暖气是源源不断的。站窝是圆柱体的,大一点的小孩用,也是分上下层的,下面火炉供暖,小孩站在上面可玩耍。母亲陪伴左右,一边做针线活,一边逗小孩玩,很温馨。坐窝是给老人们扎的,有坐垫,有靠背,可供

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
每到清明,我就会想到我表姐,她如果在世,今年刚好整六十岁,可惜去世已十一个年头了。

表姐姊妹五个,她排行老大,所以家里人和亲戚、邻居等都称呼她大小姐。其实她只徒有大小姐之名,一生并未享有大小姐之命。因为她短暂的一生可谓生不逢时,出生不久即逢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“三年自然灾害”,到上学时又赶上十年动乱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到该参加工作时又因户口属“定销”不能安排,只好回家去种菜,后来好不容易有了工作,家境稍好时又遇到企业改制,夫妻双双被“下岗”。

尽管命运对她不公,但她并不怨天尤人。她就像一只温顺的绵羊,不仅默默地承受着一切,而且尽己所能地奉献着自己的真诚、勤奋和善良。

表姐在学校是个好学生。记得小学毕业那一年,她与我同在一个班。有一次班主任丁老师问她:“你为什么每天都是匆匆忙忙,满头大汗地踩着上课铃声走进教室?”她老实回答:“在家是老大,要帮助父母做家务,带弟妹。”但她很少无故缺课,学习非常尽心。

她在厂里也是好工人。对厂里的各项规章制度,她都是自觉地遵守;凡规定的生产任务,她都是保质保量地完成。她真诚待人,没有心计,厂里的领导或职工提起她,没有不夸赞的。

她在家更是个贤妻良母。她夫妻俩下岗后,不等不靠不要,自己想办法解决生计问题。我表姐夫踏三轮车,表姐则摆个小摊,这些收入虽然微薄,但经过表姐的精打细算,勤俭持家,不仅解决了一家人的温饱,还供儿子读高

忆表姐

□ 方爱建

他踏,假期中儿子小强也经常换他父亲踏几天。在表姐的言传身教下,我那外甥小强学习非常勤奋,而且十分注意自立、自强,他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,四年大学和三年研究生全靠自己勤工俭学收入读完的。

表姐的为人和家教方法赢得邻里的夸赞,他们都说:“大小姐这个人,没话说。将来后福不浅!”

她早就患有高血压,平时常常感到头昏。去医院看后开的药,她总是舍不得花钱去拿,自己一直在忍,总认为自己才四十多岁,年龄不大,小病无大碍,拖拖也许会好的。没料到那天在家生炉子时突发脑溢血,送到医院为时已晚,医生检查后说:抢救已无多大意义,还是拖回家忙后事吧!当时正在南京读研的强子得到信息火速赶回家,他怎么也无法接受母亲即将离世的现实,痛哭流涕并执意地将他母亲再次送到医院,哀求医生: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倾其所有地拯救母亲,母亲的一生太苦了。他在母亲的病床边整整守候了 48 小时,但医生无回天之力,我表姐再也没有醒过来。医生说,像我表姐这一年龄段的人,血压高的话,只要平时注意,坚持服药,不幸是可以避免的。

表姐去世虽已十年有余,但常让我联想起我们这一代 50 后的人,前半生遇有太多的不幸,表姐算是不幸中最不幸的人。但又幸运的是,我们的后半生赶上了国泰民安、繁荣昌盛的好时代。我们应珍惜这个时代,注意身心健康,因为人活着最重要。

外婆去世了。

那天早上接到我妈的电话,说外婆被车撞了,送医院抢救。我当时就懵住了,挂完电话,心里安慰自己,应该不会出事的。两小时后,我爸告诉我外婆走了。你知道人在听到无法接受的事情时那一瞬的感受吗?没有感受!因为脑子当时绝对一片空白,这种感受我经历过两次,一次是我奶奶去世,还有便是外婆了。

外婆是个地道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,我很幸运遇到她这个长辈。打从小学起,我每年暑假都会住在外婆那里,暑假也会去待一阵子。我很怀念那种日子,有外婆的照顾是很惬意的,因为外婆真的真的很疼我,我也真的真的很爱很爱她。现在想来真的是遗憾。今年我二十一了,对外婆的回馈也只是一条围巾而已,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她拿到围巾时的模样,眼睛眯成了一条线,笑得像个孩子一样(送给外婆的那条围巾她却从没有围过,在衣柜里放着)。我真的没有想到外婆发自肺腑地开心,非常开心。长辈把全部的爱给了晚辈,而晚辈却又给了长辈多少呢?我很愧

怀念外婆

□ 徐隽嵩

我复读那一年,外婆不辞辛苦从上海赶回来照顾我。有外婆的照顾,生活真的很舒坦。我很感激外婆那一年的辛劳付出。考上大学,也说不定了一定要来我学校看看。我本想着有足够空闲的时间向外公外婆介绍我已经足够熟悉的学校,以及我学习、生活的城市。想法很美好,现在却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
外婆是个很节俭的人,买菜喜欢货比三家,而且碰到最便宜的菜摊也得试试能不能砍价,或者能不能弄点葱蒜什么的小便宜,往往和她买菜要走上很久。但陪外婆买菜又是一件开心的事,早上她会给我买一碗馄饨吃。我渴了,也会问我买不买饮料喝,我的馋瘾得到满足。去年暑假,她见我裤子旧了,就偷偷地带我出去买了一条,还告诉我不要说出去。到现在这条裤子被我放在衣柜下面,我不敢拿出来,拿出来我便能想到她对我的好,想起我刻意去淡忘的事情——外婆去世了,她用省下来的私房钱,偷偷地为我买了很多东西。

外婆,真是怀念你啊!

在我的记忆里,母亲是一位慈祥、善良、可亲可敬的好妈妈。她生育了我们六个兄弟姐妹,以良好的家风把我

们培养带大。全家 10 口人,缝补浆洗全是她一个人。母亲“文革”期间经受了各种打击,1971 年奶奶、爷爷先后去世,后来哥哥、姐姐插队到周巷张平村,我又被下放到灌云兵团,面对着一连串的刺激,她依然坚强地支撑着这个家。在我们插队和下放的日子里,母亲哪怕省出一小点的口粮,省出一分钱,都会去看我们,因为她心里舍不得也放心不下她在外吃苦的三个孩子。

那时家庭条件不好,母亲还带领我们在家搞副业,打席子(编草席)挣钱,是我们勤俭持家的榜样。她尊重长辈,疼爱子女,无私奉献,从不和人计较,对待所有人都和蔼可亲,在临

怀念我的母亲

□ 贾志军

中办大事都要请她去帮忙下厨。1981 年正月二十四中午,我探亲假快结束了,准备第二天回兵团上班,母亲特意烧了芋头烧野兔等菜为我送行。我万万没想到的是,这成了她为我做的最后一顿饭。那天傍晚我在高邮哥哥家接到了由如晴天霹雳般的噩耗,55 岁的母亲不幸突发脑溢血去世。我悲痛万分,这一天成为我心里永远的痛。让我们兄弟姐妹遗憾万分的是,操劳、勤俭了一生的母亲,一辈子都没进过一次照相馆,没能留下一张照片,以至于后来我们的子女都不知道他们奶奶的模样。

母亲虽然离开我们 35 年了,但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。

文 游 基
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